

新

唐

書

二二

屈突弼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唐書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直學士
奏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吳和奉
救撰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
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容悉達監牧官史
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
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
就戮以挺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
遂皆以減論擢左武衛將軍莅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
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
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煬帝即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
帝與諒約若璽書召驗視數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
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
述共破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

使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
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
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
論并首級萬餘策京觀於上郡南山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
盜賊多士無鬪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敗負
帝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
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留鷹揚郎將
堯君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静兵不
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静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
唯文静一壁獨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静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
士疲乃傳餐食文静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還
擊其背三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說
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
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

尚爲之感奮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斬之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
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旣行而顯和來降文靜遣竇琮段志
玄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
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
君皆家關西何爲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
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
邪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著帝曰忠臣也釋之
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珍
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
資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通
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
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累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言以死許
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
烈士徇節吾今見之及竇建德來援賊秦王分麾下半以屬通俾

與齊王圍洛世充平論功第二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
數歲召爲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建成之變復檢校
行臺僕射馳鎮洛貞觀初行臺廢爲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
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永徽中
贈司空三子壽詮壽龍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詮以少子拜果
毅都尉賜粟帛卹其家終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復守瀛州
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旣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
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
張道源通三子來調共二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
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
清益顯云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閱
爲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煚等州襲
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

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字文士及諭之乃與
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二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
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慄敢令執
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
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
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
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
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
排稍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速邪
賜金銀一篋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
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
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
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
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

勦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
亂乃得出又破徐圓助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
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
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
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
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
士刺之敬德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
得免其後隱巢計曰急敬德與長孫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
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計之如何敬德
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即
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无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
王有令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
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
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

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即不從可斬其首以來勣德遂往諭玄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死勣德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勣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官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勣德持匕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勣德往待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闕勣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爲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勣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賜絹萬匹舉齊府金幣什器賜馬除右武侯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勣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婢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

其上者劭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劭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憚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飭悔可及乎劭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高麗劭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摠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曰忠武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劭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其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劭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

三失稍遂大愧服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爲王世充洧州長史與刺史崔樞挈城歸天子授檢校鄆州別駕遷累右武侯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隱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銳甚公謹獨閉關拒之以功授左武侯將軍封定遠郡公實封一千戶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爲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方霜早稟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踈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

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
璽詔慰勞進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官下年四十九
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
內安有所避遂哭之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襄十三年追改鄴
國公永徽中加贈荊州都督子大素龍朔中歷東臺舍人兼脩
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子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
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等共註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爲普
州刺史終橫州司馬子悱仕玄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
著魏書說林入院綴脩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
業以累免官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兒帳內母喪護
兒遣使襁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弔叔寶何
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敕當且久處卑賤邪俄從通守張須
陁擊賊盧明月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陁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

進糧盡欲引去須陀曰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利誰爲吾行者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即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從須陀擊李密滎陽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化及戰滎陽中矢墮馬濱死追兵至獨叔寶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璡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犇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弼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

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母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後稍移疾嘗昌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无忌司空河間王孝恭司空萊國公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瑒輔國大將軍褒國公志立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鄭國公開山荊州都督譙國公紹荊州都督邳國公順德洛州都督鄭國公亮吏部尚書陳國公君集左驍衛大將軍郟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節禮部尚書永興郡公世南戶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戶部尚書苦國公儉

兵部尚書英國公勛并叔寶並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衛士廉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唐儉字茂系并州晉陽人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璽隋戎州刺史與高祖善嘗偕典軍衛故儉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儉來邁少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寢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桀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豈可幾然喪亂方剋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爲公思之及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定京師爲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致討儉以使適至軍會孝基等爲武周所虜儉亦見禽始懷恩也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會俱在賊中君實私語儉曰獨孤尚

書將舉兵圖大事猶豫不發故及此所謂當斷不斷而受亂者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蒲君實曰獨孤拔難歸再戈河上寧其王者不死乎儉恐必亂密遣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讓至帝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餘黨皆誅俄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幽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宜盡簿懷恩貲產賜儉還爲禮部尚書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莒國公仍爲遂州都督食絳州六百戶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款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歲餘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鎗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詔其子善

識尚豫章公主儉居官不事事與賓客縱酒爲樂坐小法貶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襄少子觀爲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以其子駿娶太平公主女擢累殿中監駿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誅儉弟憲憲字茂彞仕隋爲東宮左勳衛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馳獵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太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大夫

裔孫次字文編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爲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爲副使德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

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錄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爲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子扶字雲翔仕歷屯田郎中大和五年爲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中書舍人出爲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時議出薄之扶弟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大和中爲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棕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伏棕語塞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爲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子彥謙字茂業多通技藝尤工爲詩負才無所屈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榮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爲副歷晉絳二州刺史重榮軍亂彥謙貶興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亮表爲判官遷副使終閬壁二州刺史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仕隋爲太原司法書佐從義師官至